紅樓真夢/4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四十回　蘅香苑留夢記新巢　梨雪軒聆歌傷往事

下一回▶

話說寶釵生魂引李紈同往太虛幻境，走到牌坊，正遇著鴛鴦，恰是來接他們的。一見李紈，笑道：「大奶奶沒來過的，走得累了罷？」寶釵問老太太做什麼呢？怨鴦道：「此刻剛擺了飯。」於是一路說著閒話，直到赤霞宮。此時鳳姐正迫著寶玉開葷，大家笑成一片。鴛鴦說道：「有遠客來了。」都楞了一楞。賈母見是李紈寶釵，便叫他們入坐同吃。李紈寶釵都道：「我們偏過老太太了。」賈母道：「既是吃過了，你們那屋裡歇歇去，咱們回來再說話兒。」鴛鴦領他們二人過去，這裡賈母和眾人吃完了，也到東屋相見。

李紈寶釵見賈母賈夫人，都請了安。賈母拉住李紈，先問了家裡都好，又問前兩年在江西的情形，李紈將前後經過，略說一遍。賈母又道：「蘭兒身體也生得單弱，這一向在軍機，起早睡晚的，可還撐得住？」李紈道：「他倒是當軍機，天天起早，把身子練好了，比在江西還強呢。」賈母道：「這些年真虧你吃盡辛苦，教子成名，替咱們家重興門戶，連我面上都有光彩。這回找你來，一則我要見見你，二來珠兒在這裡住得長久了，過兩天就要和姑老爺一起回天曹去，也該叫你們見見面才是。」李紈聽到此，心中一酸，不覺掉下淚來！賈母又道：「這是好事，你別傷心喲！你也做了多少年的老太太，眼看著孫子長大，就要娶孫子媳婦，這福氣誰還趕得上呢？」正說著，寶玉已同賈珠進來。

原來賈珠在前院耳房正和秦鍾閒談，寶玉來說道：「珠大哥，老太太找你呢。」賈珠不知何事，忙隨寶玉至賈母處。一眼瞧見李紈，他一向凡心久淨，忽然遇見家裡的人，不由得也有一種傷感，四目相視，盈盈欲涕，卻說不出一句話來。賈母向寶玉使了一個眼色，又使眼色給寶釵黛玉。於是寶玉拉了賈珠，釵黛二人架著李紈，一直至後院內室，那裡也有侍女伺應。

寶玉等將他們送到，黛玉指著侍女向李紈道：「大嫂子要什麼，只管叫他們。」便仍同寶玉寶釵去回賈母的話。那賈珠夫婦死別多年，一朝重見，如何追述別後情事，如何相憐互慰，自在意中，無庸細表。

這裡鳳姐含笑向賈母道：「老祖宗精神真好，什麼事都想得到，咱們跟在腳跟後頭也趕不上。」賈母笑道：「好容易把他找來了，怪可憐的，守了多少年的寡，也只有這兩天，還可以見見面說說話兒。人家都誇你大嫂子福氣，那知他心上的苦處呢。」黛玉笑道：「老太太這麼疼鳳姐姐，為什麼不把璉二哥哥找了來，也叫他們團圓團圓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我何曾沒想到，璉兒又到外任去了，可怎麼能來呢？」鳳姐笑道：「林奶奶，你也管得太寬了，還是管管自己窩裡別把醋罐子打翻了，叫我們替你著急。」黛玉笑道：「這是那裡來的話，我若學做醋罐子，還要拜你這醋缸做老師，請教那醋是怎麼吃法。」賈夫人聽了笑道：「你們這裡真熱鬧，一天多笑幾回，就是吃飯也容易消化。若不是姑老爺新搬家沒人料理，我真捨不得走。」鳳姐道：「我記得姑老爺也有幾位姨娘，如今都到那裡去了？」賈夫人歎道：「這些年到處打聽他們，有些先來的早已托生去了，有些等姑老爺一走，各自打他們的主意，那有一個肯守的。若留下他們一個，我就鬆動多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媽媽這一去，幾時再來呢？」賈夫人道：「這可說不一定，反正這裡是要來的，老太太就不想我，你妹妹也那裡肯放。自從我一說走，他就嘀嘀咕咕的把我票住了，這麼大還像幾歲的孩子呢！」賈母對寶釵道：「平兒走後，你更要受累了罷？」寶釵道：「我也只能看看家，好在什麼大小事，都有祖宗的老規矩，還走不了大折兒。」賈母道：「家裡從前就仗著鳳丫頭，如今仗著你。別看那外頭轟轟烈烈的，若沒有你們在裡頭撐著，說不定要過到什麼破窯裡了。」又說了一回話，賈母道：「我和姑太太也要睡了，你們各自安歇去罷。」寶玉和釵黛緩步入園，一路說笑。寶釵道：「你們送姑老爺姑太太上天上去，得幾時回來？」寶玉道：「本來只預備去幾天的，因為林妹妹想蘇州，還打算和他去一趟，那日子就說不定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可惜我不能和你們同去，我倒不想去蘇州，只想到天上去開開眼。」寶玉道：「姐姐服的丹，只能成個地仙，離天近了，就有一種罡風，你還是生魂，如何受得了。

將來若在這裡住長了，總有一天到天上去的。」黛玉道：「想著天上不定如何好法，看過也就平常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在家裡住的是怡紅院，這裡又住在留春院，總是那個樣兒。今兒晚上，讓我到蘅香苑去住罷，也和麝月他們見見。」寶玉道：「那也沒什麼，只要林妹妹一塊兒去，你問他肯不肯？」黛玉道：

「那一處不是一樣住，我們貪的是清靜，若寶玉不來，我就陪姐姐去。」寶玉道：「那可是白說，要去還是同去罷。」當下他們三人便同向蘅香苑而來，麝月四兒都是想不到的，連忙接進。麝月見了寶釵道：「奶奶近來這麼累，倒比先發福了。」寶釵道：「這是服丹的功效，若說起我過的日子，真不是人過的。一天到晚忙那些雞零狗碎的事，一件想不到，就出了岔子。外帶著哥兒還要磨我，那有一會兒工夫是心淨的。」麝月道：「秋紋碧痕都好麼？」寶釵道：「他們也還是那樣，在那裡說你呢。」麝月忙問他們說些什麼？寶釵道：「也沒說什麼，只說你有了好處，把他們都忘了。」麝月道：「這可冤枉了我。他們那些話，我都和二爺說了，不然二爺怎麼想起來，給他們帶仙丹去呢？」寶釵又問道：「金釧兒呢？」麝月道：「他和芳官藕官另住在湘春館。」黛玉道：「姐姐也看看這房子喲！還是他親自佈置的呢。」

寶釵看那牆上掛著李居中畫的「靈芸冰影圖」，戴琬畫的墨筆牡丹，馬和之畫的墨筆山水。紫檀長案中間擺著靈壁山石，非常玲瓏。一邊是定窯花鬥，插了幾枝蠟梅；一邊是紫檀架子，懸著青玉磬。看了一回，笑道：「這屋子雖像蘅蕪院，添上這些書畫陳設，倒不大像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可不是麼？我和他說，姐姐是喜歡素淨的，那年老太太到了蘅蕪院，嫌那裡沒有陳設，特為搬去幾件，姐姐何曾正眼瞧瞧呢。他不聽我的，還是擺的這麼熱鬧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還是揀那素淨的掂對了幾件，若是著色花卉，青綠山水，霽紅鸚哥綠的瓷器，你們更要嫌火氣了！」黛玉道：「留春院他們還等著呢，四兒，你去告訴晴雯紫鵑，叫他們只管關門罷。」四兒去後，麝月便隨釵黛等至裡屋，這裡鋪蓋奩具，一切都有現成的，無須搬動，甚為方便，那晚便同在蘅香苑住下。

次日晴雯紫鵑一早就過來，替釵黛二人梳頭，那時太陽正照在栝樹上，滿院翠陰，十分幽靜。釵黛二人梳洗完了，尚在插戴，只聽寶玉在外屋說道：「你們快來看，這玉蘭花上兩隻紅綬帶鳥，才好看呢。」釵黛出來，看那後窗上滿是花光，窗外海棠玉蘭都開得滿滿的花。玉蘭枝上，一對綬帶尚未飛去，拖著通紅的長尾，襯著白花，更顯鮮豔。寶釵笑道：「這就是天然一幅好畫。」寶玉笑道：「若掛在這裡，你又嫌他不素淨了。」麝月道：「院裡還有絳珠仙草呢，奶奶可要看看？」寶玉被他提醒，忙拉寶釵黛玉往山

石邊去看，果然有兩叢仙草，是從絳珠宮分來的，走近了也婀娜弄姿，只沒有開花結蕊。那山石上還有許多異草，也有青莖紅花的，也有黃花絳蒂的，也有結子像小珊瑚豆的。

正在玩賞，金釧兒和芳官藕官都來見寶釵請安。寶釵問金釧兒得著你妹子的信沒有？又道：「如今彩雲打發出去，太太貼身服侍的只有你妹妹一個人，也就夠累的了。」金釧兒道：「我很想回去看看我媽和我妹妹，只是太太把我攆了，還受了那番冤枉，我有什麼臉見人。想到這裡，也就算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的事，都是彩雲搧的小扇子，他一樣也攆了出去，還挨了四十棍子，這不是小小報應麼？你也不用委屈啦。」又問芳官藕官道：「我聽林奶奶說，你們都排了新戲，是坐唱還是彩扮呢？」芳官道：「就因為二爺定要彩唱，台步身段都得排演，連行頭也得現做。我們忙了一個多月，這兩天才算排熟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誰扮林姑娘呢？」芳官道：「就是藕官扮的，扮起來倒有幾分像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出我倒要瞧瞧，看他會哭不會？」

一時寶玉和（馬叉）黛往賈母處，麝月悄對晴雯道：「二爺二奶奶輕易不在這院住，昨兒住了一晚上，差點出個亂子。

「晴雯忙問何事？麝月道：「二爺昨晚上摘下玉來，我給壓在枕頭底下，一起來可找不著了，問二爺也不知道，兩位奶奶急得什麼似的，說這玉是丟不得的。後來到博古架上拿東西，那玉正掛在架子上，你說奇怪不奇怪。」晴雯道：「告訴你罷，這玉是通靈的，只看從先在怡紅院，我服待二爺，從來沒出過岔子。我走了，那花哈巴不乾不淨的，後來就把玉丟了。所以，這一向我和紫鵑給他們鋪炕，總記著一摘下玉，就加上錦套，掛在帳架外頭。這只有二爺知道，連兩位奶奶也不大理會，昨兒忘記知會你了。」麝月道：「你也太喇糊，幸而沒丟掉，若丟了，可怎麼好！」晴雯道：「既沒丟掉，你也別再提了，吵嚷出去，叫老太太聽見了，又當成大事呢。」正說著，寶玉匆忙回來要換衣服，晴麝二人服侍他換上。晴雯問道：「二爺到那裡去？」寶玉道：「老太太叫我去催請姑老爺呢。」當下便趕忙出園，直往絳珠宮去。

此時林如海正拿著一冊《雲笈秘簽》，隨手翻閱，寶玉上前請了安，林公讓他坐下。又對他打量一番，問道：「你每天什麼時候起來？」寶玉道：「總在辰牌左右。」林公道：「這在平常人不算晚，在咱們道家就不算早。每天只有太陽初出時候氣是清的，總要在那時候起來呼吸清氣，沐浴日光，最為有益。」寶玉答應是。林公又道：「我有一句話要和你說，總沒得空。我看你這些時只顧遊戲三昧，未免把心放縱了，放縱甚易，收斂便難。那呂岩、韓湘諸先輩，也何嘗不玩，只不要將身心性命之學丟在腦後方好。

咱們在仙界中立足最難，一墜落了，又得到塵世間去，不知受多少罪，轉多少劫，方能復位呢。

「寶玉聽了悚然道：「我近來空的時候，也還溫習些靜功，只貪玩在所不免，姑爹是疼我的話，我緊緊記住就是了。」如海又和他談些道門的玄妙，如何鳥伸鳧浴，如何猿行鴟視，如何百化，如何龜息。寶玉聞所未聞，非常佩服。

將近晌午，寶玉向林公道：「那邊午飯預備齊了，請姑爹早些去罷。」林公便同寶玉往赤霞宮，問知大家已到園裡，便從山徑行去，直至結霞山館。林公是初次來此，先在廳外靠著欄杆，看了一回園景。見廳前一片平台，都是白石砌成，正面對著一座玲瓏立峰，高若聳霄插鬥，其旁無數奇形怪狀的劍石山峰，望下去花樹蔽虧，樓台迤麗，再下便是一片明湖。林公笑道：「這裡雖不如延青閣看得遠，卻是背山臨水，也占全園之勝。若遇雪天月夜，在此憑欄遠眺，唱蘇長公的《水調歌頭》那才真是神仙境界呢。」又瞅著寶玉笑道：「人要置身高處，才能把那些富貴聲華看得似浮煙淡霧，若身入其中，便不免為物欲所蔽，那怕絕大智慧的人，也不易打破此關。」寶玉知是對自己下的針砭，心想姑爹素來不大發言的，怎麼今天變了碎嘴子，只得應道：「姑爹說得是。」林公往廳上走去，見抱柱上也有一副集句對聯，是：

時聞流水聲，一障湖山看未遍；誰會憑欄意，平生魚鳥與同歸。

原來是寶玉集的句子，卻是賈珠寫的小篆。那廳屋七間三卷，旁有洞房曲室，從一段雕花簾扇通過去，便是兩間精舍，賈珠和湘蓮秦鍾都在那裡。林公先和他們見了，說了一回話，然後走到廳上。

只見簾垂玳押，座設珠茵，鼎薰百合之香，盞注長生之酒。

賈母賈夫人已先就坐，左邊尚虛一席，賈母道：「姑老爺這裡坐罷。」林公尚在推讓，賈母又道：「姑老爺是成了神道的，他們又都是晚輩小孩子，有什麼客氣的呢？」寶玉請了賈母的示，便吩咐擺飯。眾姐妹也依次敘坐，侍女們上起菜來，雖沒有火棗交梨、龍肝麟脯各色珍品，卻也是海錯山珍，做得非常精美。席間寶玉敬了酒，又要鴛鴦行令，賈母道：「咱們聽戲要緊，那一來就耽擱不少工夫了。」一時席罷，大家漱茶散坐。寶釵黛玉又和迎春、香菱、尤氏姐妹在廊下眺望一回，正是微陰暖暗，園中高下花樹紅一堆白一片的，全被煙靄籠住，只那一帶杏林紅得似火烘似的，分外明透。

忽聽那邊梨雪軒中鑼鼓先鳴，繼以簫笛，慢慢響起台來。

賈母尚在廳內和賈夫人、李紈、鳳姐說些閒話，寶玉上前回道：

「開戲了，老太太和姑媽那屋坐罷。」鳳姐攙著賈母便要往外走，寶玉笑道：「這裡過去很近，何必繞遠呢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新來的人摸不著門，到底往那裡過去喲！」寶玉把那座大穿衣鏡一推，便是個門，過去即是梨雪軒。軒中遍用鮮花紮彩，一開門頓覺芬芳撲面，東南兩面全是整扇的大玻璃窗，窗外一大片梨花，將玻璃上都遮滿了。北面便是戲台，大家仍讓賈母和林公夫婦坐在台前。賈珠等一同進來，見了賈母，便往那書閣上去坐，宛然是一間小小的戲樓。寶玉看紈鳳釵黛諸人都坐齊了，忙命侍女們將新印的《璇源集慶》曲本，捧了一大沓子進來，分與眾人。

此時，戲台上已經扮演出場，先演的是《瓊宴》一出，只見一隊彩旗朱蓋，簇擁著紅袍紗帽的小生騎馬揚鞭，去赴曲江春宴。那扮林如海的正是藕官，做得風流倜儻，是少年得意的樣子，大家聽他唱道：

杏園麗景伴恩袍，草色風流年少，波動龍門燒尾去，紫海曈曨初曉。珂佩風清，笙歌路迥，人在蓬萊嶠。鶯花來處，九重天上春早。

那聲音繞樑裂石，十分清脆。寶釵向黛玉道：「這藕官從先在瀟湘館常見的，想不到他唱得這麼好。只是他扮妹妹的，如何又改扮姑老爺呢。」黛玉道：「藕官本是唱小生的，反正由著他胡亂調度罷。」這段唱過，緊接著又扮演如海到賈府迎親，許多繡旗寶仗，引如海一路騎馬而來，唱的曲詞是：

娥嫁與探花郎，折得瑤宮第一香。宮花斜壓鏡台旁，手畫春山深淺妝。

寶釵道：「這唱的調兒是《地錦襠》的前半段，倒唱得很圓。」鳳姐拍了黛玉一下道：「你看，那時候姑老爺有多麼漂亮，怪不得生下這麼漂亮的小姐！」黛玉道：「你安靜聽戲罷。柳二爺、秦大爺都在那邊坐著，要笑話你呢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我怕他們做什麼？秦鍾是我看著他長大的，比你我還晚著一輩。

那柳二爺是尤家三妹夫，也同我的妹夫一樣。」李紈道：「這藕官那年在園子裡燒

紙，被婆子們罵得狗血噴頭，我看著怪可憐的！後來聽說他做了尼姑，如何也到這裡了？」鳳姐笑道：

「大嫂子，你少說話，那也是寶兄弟的愛寵，特為從白蓮庵度了來的。」一時戲台上花轎拜堂的節目都演過了。

鳳姐道：「如今演完了《合巹》，要接演《賞春》了。」

尤二姐道：「姐姐，你怎麼都知道的。」鳳姐道：「我也是戲本上看來的，你為什麼不看呢？」說著，又見芳官扮賈夫人，裊裊婷婷的出來，那台步走得非常輕俏，真似寶月行空，春雲出岫。迎春道：「芳官長的模樣也很俏的，可是有幾分男相，你們看對不對？」李紈道：「那年在怡紅院，我還見他扮了男裝，他們都說活像寶二爺呢。」鳳姐笑向賈母道：「老祖宗看那扮姑太太的，可有點像麼？」賈母笑道：「這個長的也不錯，若說像姑太太可說不上。你別看姑太太如今也半老了，他年輕的時候，比你們還要俏點呢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們聽他唱的如何？」大家將話收住，聽芳官唱道：

薔薇簾衍，芭蕉庭宇，陌外飛塵隔斷。碧欄雙倚，一痕花夢如煙。待把霞觴香泛，錦柱弦調，細款梅梁燕。風過也，繡屏閒，驀被流鶯驚午眠。

黛玉道：「這唱的是《梁州新郎》，和《琵琶記》的《賞荷》是一個調兒。」寶釵道：「他唱的也比先強多了。這裡又沒有師父，是誰教的呢？」黛玉道：「那編曲子的就是師父，你沒聽說麼？人家演習了一個多月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他師父又是誰傳授的？」黛玉笑道：「你問他喲！」寶釵再三問，寶玉只笑著不肯說。黛玉笑道：「告訴你，你也未必知道，就是錦香院的雲兒。」寶釵道：「我怎麼不知道，還聽過他的戲呢。「寶玉忙問寶釵在那裡聽見的？

寶釵也不肯說。禁不得他再三追問，方將薛家傳戲，雲兒玩票的事說了

林公此時只坐在那裡細細聽曲，拈髭不語。賈母笑問道：

「姑老爺，你聽他們唱的好呢，還是編的好呢？」林公道：「唱的原也不錯，只我還喜歡那曲子編的風華流麗，不在湯玉茗以下。到底是誰的手筆？」賈母笑道：「還有誰呢，就是寶玉淘氣，一古腦子弄出來的。姑老爺聽著喜歡，就算他心血沒白用了。」

說話間，那台上扮林如海的和扮賈夫人的，彼此對唱了好幾段，直唱到《尾聲》是：

分明黃傘西清夢，花外聲聲興慶鍾，雙飛去也，鸞台鳳省春風擁。

覺得餘韻裊裊，把台下眾人的心神都引進去了。

接著唱過《驄巡》，便是《鏡別》，扮林公賈夫人的仍是藕官芳官，卻另有一個十來歲的侍女扮作黛玉，那《書房》一幕，還添了一個老生扮賈雨村，頗似《牡丹亭》的《春香鬧學》鳳姐看了，笑道：「這扮林妹妹的太大了，他那年到咱們家裡，還比這個矮的多呢。」寶玉道：「這裡找不出年紀小的，可有什麼法子！」寶釵道：「稍大些還不要緊，倒是扮得一點也不像，未免唐突西子。」眾人正在議論，那台上已演到賈夫人抱病，黛玉牽衣痛哭，扮林公的親自替黛玉揩淚，設詞撫慰，自己也忍不住哭了。唱了一段《撲燈蛾》，非常纏綿悱惻，那曲子是：

悄悄的藥煙送寒，颯颯的重簾雨暗；懨懨的鴛枕單，淒淒的鸞幃掩。滴滴都盧，淚珠兒成串！眼睜睜瑤台頓坍，慘惻惻弱息拋殘！慘惻惻弱息拋殘！禁不得，昏昏黑黑的銀燈影沾，黯黯的香魂一縷別蓬山！

座中林公賈夫人聽到此處，眼淚撲簌的滴了下來，怎麼著也忍不住。黛玉只伏在寶釵身上，嗚咽暗泣！李紈、迎春、香菱各觸起自己的心事，拿著手巾也偷自掩淚。賈母道：「曲子雖好，到底太悲了！快換別的罷。別說他們，連我也聽不下去啦。」寶玉親到後台，吩咐了一番。

少時，另換了一個老生扮林如海，蟒袍玉帶，手執牙笏，隨同一班神道上朝玉帝。當下便有仙官捧著玉敕，授如海為臨淮城隍之職。接著又有許多判官皂役，帶著輿馬執事，迎接赴任。又有百姓們老老少少捧著香花，沿路迎接。林如海一路走著，口中唱了一段《喜遷鶯》，那曲子是：

蘭旗飄揚，早夢醒人間，春到天上。滿路香花，連空旌旆，臨淮父老相望。收起避驄風調，換了迎神甲仗。歸思邈，睇紅橋明月，便是家鄉。

大家都說這出接的好。林公賈夫人看了，這才將淚止住。

黛玉哭得眼睛似桃兒似的，神氣還有些愣愣的。晴雯忙送過手巾鏡盒，黛玉擦了臉，補勻脂粉，仍舊聽戲。鳳姐道：「這戲還有《別女》一出呢。虧得寶兄弟覺悟得快，當下就掐了去，省了林妹妹好些眼淚。」寶釵道：「這一掐，可把藕官扮林妹妹的一出好戲給耽誤了。」李紈道：「我也是想看這齣戲的，藕官跟林妹妹多年，扮起來必定有些意思，偏又掐掉了。」說著，又見台上一個老旦扮賈夫人，坐了車，也倒臨淮衙署，和老生對唱了兩段。那段《念奴嬌序》是：

鸞車縹緲，指綠楊處處，重來依舊專城。象服山河人宛在，春引雲仗霓旌。還是身擁彤駬，笑隨玉案，神仙駐了洞霄景。

閒看取，棠陰繞舍，琴瑟雙清。

唱的雖不及芳官藕官，卻也應弦赴節，從容合拍。李紈看那曲本，這出叫做《仙圓》，笑道：「這仙字還不甚切，應該改名叫做『神圓』才對。」寶釵道：「神仙兩個字是拆不開的，你這話未免過於拘泥。」迎春道：「這才好了，剛才我看他們哭哭啼啼的，也幾乎忍不住了。這都怪寶兄弟不好，咱們給姑老爺姑太太取樂的，何苦做得那麼傷心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二姐姐你瞧著罷，往後全是好戲了。」果然《仙圓》那出唱完，便接演《迎神賽會》珠幡繡幢，錦傘寶扇，一隊一隊的迎了過去。又是鮮花紮的彩亭花傘，燈彩結的各種台閣。還有扮皂役的，扮囚犯的，扮七十二行的，把整個戲台全都擠滿。

寶釵笑對寶玉道：「你向來不喜歡熱鬧戲，看到《姜子牙擺陣》，《孫行者大鬧天宮》這些俗戲，就要躲出去的。怎麼近來脾氣也變了，會編出這些玩意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們真難纏，動性情的戲又嫌太苦，熱鬧戲又嫌太俗。我那是好這些呢，為的給老太太看著逗逗笑，也省得姑老爺姑太太傷心，你們又有得批評了。」迎春笑道：「這些也都是實事。我那回到臨淮去，正趕上姑老爺的生日，眼見的比這個還要熱鬧幾倍呢。」眾人儘管評論，卻深合賈母的心事，說道：「正該熱鬧些才好。「

此時，天色已晚，廳房內外，都點上一色白琉璃鏤花宮燈。

靠著戲台旁邊，又有四枝倒垂蓮式的珠式，照著台上，通明如晝。賈母吩咐擺上晚席，大家一面吃著，一面看戲。演到天上星官駕雲下來，宣召林如海赴闕，如海唱那《神仗兒》曲子道：

瑤京拜[redacted]，感丹霄春渥。擁珠軒華轂，占盡神仙濃福。今宵霓裳高會，共駐鸞鵠。齊唱個步虛曲，齊唱個步虛曲！

寶釵問道：「這算完了罷。」寶玉道：「還有幾句《尾聲》呢。」只聽又接唱道：

多生注就仙眷屬，況有乘龍人似玉，天上榮華萬事足。

鳳姐聽了，拿指頭羞寶玉道：「怎麼連自己也誇上了，這可有點不害臊。」寶玉道：「這那是我的原本，不知那位臨時改了，拿我取笑的，等我找他們算賬去。」賈母知道戲快完了，忙吩咐一聲：賞！鴛鴦即時傳下去，便見侍女們抬出幾籃子的錢，向台上撒去。豁瑯豁瑯的幾聲，就如數十道錢龍，一直滾向台上，撒的滿台都是錢。芳藕二人領著十二個侍女，換妝出來，謝了老太太和姑老爺姑太太的賞。

賈母又命他們吹彈了一套《風光好》。珊瑚上來回道：「老太太，姑太太的轎子都預備齊了。」

林公忙上前對賈母道：「明天可要走了，今兒先跟老太太叩辭。」說著便要拜下，賈母叫寶玉攔住，又道：「珠兒媳婦和寶丫頭昨兒剛來的，姑老爺再住兩天罷，也讓他們娘兒們多聚聚。」林公正要答言，鳳姐又接著說道：「姑老爺是看姑太太的意思，我們的小臉不夠。姑太太只看您的寄女，這麼大遠的趕了來，多住三兩天，又有什麼妨礙呢？」不知林公夫婦肯留與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